

上海大班

哈同外传



沈 寂 著

学林出版社

SHANGHAI DABAN
HATONG WAIZHUAN

上海大班

哈同外传

SHANGHAI DABAN
HATONG WAIZHUAN

沈 寂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大班:哈同外传 / 沈寂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6

ISBN 7-80668-311-9

I. 上... II. 沈... III. 哈同一传记
IV. K835. 615.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729 号

上海大班·哈同外传



作 者——沈 寂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75

字 数——400 000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311-9/K·13

定 价——29.00 元



内容提要

沈寂是位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作家,他在上海出生、成长,从少到老,可称他为老上海。在电影和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已著有多部畅销长篇小说。这部题材独特的作品,是他刻意追求要写出新意的力作。

作品以犹太人哈同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写了这位冒险家在印度穷困潦倒,流浪到我国开埠不久的上海滩淘金,然后靠其妻罗迦陵的2亩地起家,成为房地产第一大户、远东豪富,他又建造海上迷宫爱俪园,又铺筑南京路,还要电车改道,真是烜赫一时。最后他陷入重重矛盾中痛苦地了结一生。

作者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笔调,揭示了深刻的主题,作品具有纪实风格,读来不仅有历史感,且有深厚感,对普及我国近代历史知识,了解上海的过去都颇有裨益。

上海、广州等地开埠后,外国洋行的洋总经理,俗称为“大班”。



近代史上的“大观园”

——代前言

柯 灵

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年轻人知道的大概不多了。花园也早已消失,沧海桑田,变成如今的上海工业展览馆。但只要稍稍留心鸦片战争后上海百年来变迁的人,就不会不知道英国籍犹太富翁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46—1931)和他那宏伟神秘的私人花园。因为哈同是一位典型的“冒险家”,而爱俪园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观园”,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儿,要了解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埠和经营租界的史实,其人其事,都是重要的材料。

——柯灵:《爱俪园的噩梦》

1982年7月5日





目次

近代史上的“大观园”——代前言

柯 灵

1 犹太流浪者哈同	(1)
2 沙逊家族	(6)
3 初游洋场	(17)
4 “国中之国”	(32)
5 罗家的悲剧	(42)
6 繁荣的背后	(52)
7 从女佣到情人	(63)
8 罗丝的两个父亲	(75)
9 世代名医张聿聿	(88)
10 法租界的恐慌	(99)
11 沙逊洋行的功臣	(106)
12 在火坑里邂逅	(115)
13 金钱与婚约	(125)
14 同床异梦	(131)
15 意外的归来	(139)
16 离开哈同	(144)
17 第二次遗弃	(151)
18 再度结合	(157)



19	沙逊无情	(164)
20	抢占徐家汇	(172)
21	两次婚礼	(181)
22	怒斥大班	(187)
23	发财的诀窍	(195)
24	幸运前的挫折	(204)
25	洋行和花园	(211)
26	新的开始	(220)
27	哈同的生意经	(223)
28	金山求佛	(233)
29	“风流和尚”	(239)
30	“铁房子”	(244)
31	张园大会	(249)
32	花园和儿子	(258)
33	寿庆风波	(267)
34	蔡元培和学社	(277)
35	儿子是个谜	(288)
36	爱俪园风波	(294)
37	修铺南京路	(306)
38	奇异的投靠者	(314)
39	祖坟不许动	(325)
40	到日本去	(332)
41	逼租惨剧	(340)
42	电车改道	(348)
43	向清宫献媚	(363)
44	皇亲和逃犯	(373)
45	欢迎革命	(381)



46	哈同抢占地产	(393)
47	第一！第一！	(402)
48	和尚造反	(412)
49	永安公司	(423)
50	哈同办大学	(431)
51	徐悲鸿卖画	(440)
52	画像的秘密	(448)
53	双双逃婚	(455)
54	屈死和幸运	(459)
55	挑女婿 选媳妇	(464)
56	奇异的喜事	(472)
57	女校风波	(482)
58	复古盛会	(487)
59	天堂里的乐园	(494)
60	哈同的心愿	(501)
61	百三十寿庆	(507)
62	标语风潮	(513)
63	和皇帝打架	(522)
64	不幸的事故	(529)
65	血染上海滩	(537)
66	新沙逊的野心	(542)
67	为将来安排	(551)
68	最后挣扎	(556)
69	哈同的遗嘱	(563)
新版后记		(575)

1. 犹太流浪者哈同

清同治十二年。

这一年是公元 1873 年，鸦片战争后 33 年；也正是世界列强在上海用武力强迫开埠 30 周年。这年夏天，一个来自印度、不满 24 岁的犹太青年欧司·爱·哈同，身穿深灰亚麻粗布土耳其式无袖长袍，头戴一顶夹住头发的旧便帽，束着皮革腰带来到上海滩。

从印度到上海，一般只需要半个月航程，可是命运蹇涩的哈同，足足走了半年。在那恶梦似的长途跋涉中，他颠沛流离，死里逃生，幸运地从茫茫人海和生活深渊里挣扎出来时，已经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上海是他冒险前来谋生的终点站，如果也是和山打根、香港等地一样要靠求乞度日，以至贫病交迫得奄奄一息，则这里将是了结自己一生的墓地。

忽然，船上响起一连串暗号式刺耳钟声，在辽阔的江面和莽莽荒野上震荡回响。接着，岸上的一个隐蔽处，霍地冒出来几条人影，一个接着一个，手里高举闪烁着微弱火光的“马灯”，迅捷地向“天使号”奔来。

顷刻间，船上的英国大副，也从船舱里闪出，走近船舷。他一手举着桅灯，一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叠信件，朝岸上的黑影喊叫：“怡和！沙逊！汇丰！……”

哈同对这诡奇的景象感到困惑，被满头卷曲金发的大副看到了，过来向他解释：就在两年前，俄国沙皇以丹麦王室的亲戚身份，指使丹



欧司爱·哈同

(1846—1931)

出生于土耳其巴格达的犹太人哈同，在 22 岁时流浪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身无分文，在上海又无立足之地。他投靠英籍犹太富商沙逊，辛勤努力，从门房、跑街升为地产部管理，后来又自己开设洋行。他苦心经营，又投机取巧，最后成为南京路地产第一大户，上海滩无人不知的犹太富商。



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并没得到中国同意,暗中有香港和上海之间非法设置海底电缆;又与英国合作,架设陆上电线从吴淞直通外滩。还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立电报房,想由此沟通外国与上海的电讯。可是中国百姓群起反对,有的认为侵犯主权,有人不许外国人破坏中国风水,就暗中割电线,推倒电线木杆,予以种种阻难和破坏,使他们无法顺利使用。外国商人不得已只得仍以老办法传递信息。那些开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洋行、银行,为了能尽快取得在海外的商情报告、报纸和香港总行的函件,就各自派人备马驻守在吴淞口岸。不论白天深夜,凡有洋轮抵达,就抢先拿到情报信件,快马送回洋行。谁消息灵通,交易快,谁就多赚钱。

东方渐露曙光。哈同性急地一一和同舱的水手们行礼告别,然后戴上便帽,围着“塔列司”,将信放进贴肉的长衣内口袋里,提起小藤箱,走上甲板。这时,岸上已经簇集着二三十个中国人,和20辆他从未见到过的独轮“羊角车”,他们是刚才“信马”飞去报信又带回来的运输队,一个个精瘦而又结实,后脑上都留着一条长长的发辮,下身一条蓝粗布扎脚长裤,有的穿一件围腰白大袄,有的只穿着褙裙背心,在肩上衬一块垫布。两人配对,用杠棒将堆在船上的数十只木箱,在大副的监视下,走过摇晃跳动的跳板,抬到岸上;再把木箱分成两叠,平衡地放到羊角车的两侧。然后,一个用绳在前面拖拉,一个在后面握住车杠,把稳方向,朝前推送。裹着铁皮的木轮,一路上发出叽叽咕咕刺耳的声响。等脚夫们将木箱运完后,哈同才郑重地向大副告别。

“你不是要到沙逊洋行去吗?”大副用手指向渐渐远去装运木箱的独轮车队伍,“他们把这批‘洋药’送给沙逊洋行,你就跟他们走吧!”

哈同再一次向大副道谢行礼,离开轮船,急遽去追赶车队。车队在“信马”的催促下,车夫们使足力气,加紧步伐,急速地向前行进着。穿着长衣,还戴帽裹巾的哈同,直赶得浑身是汗。当他停下步,从藤箱里取出手巾抹汗时,回头发现昨夜没看到的吴淞炮台,它所有的炮眼



都被击毁,大炮也几乎全被打坏。这是 34 年前英国入侵上海、炮击吴淞的遗迹,一直没修复,也不拆除,大概作为大英帝国侵华的胜利战果,对中国示威,向世界展览。

运装木箱的车队,沿着“衣周塘”堤岸(后改为军营路,即今军工路)前进。一路上坑坑洼洼,曲曲弯弯,难得看到房舍和行人,到处是污水沟和坟墩,步行了至少近二十里路,才到达苏州河北岸。那里有供船只停泊的老码头、美国使馆的旧址、浸礼会礼拜堂和一排排低矮肮脏的茅屋。沙逊洋行的仓库就坐落在礼拜堂背后,是一座四五丈高的土栈。当车夫们将木箱抬进仓库去时,从里面散发出来一阵阵醉人的香味。哈同因不熟悉,就不得不向那个头裹白布“制包”,满脸胡子管仓库的印度人问讯。

仓库管理员从哈同嘴里听到家乡话,感到分外亲切。在问明来历后,就热心地回答:“哪一个沙逊洋行?是老沙逊,还是新沙逊?”

哈同没想到上海有两个沙逊洋行,也根本不知道沙逊有新老之分。可是想到自己父亲和萨拉都是印度孟买沙逊洋行的老职员,就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是老沙逊。”

“那是阿尔伯特·沙逊。”印度管理员为哈同指点老沙逊洋行的方向,“你到河边去,过韦尔斯桥,便是外滩,老沙逊洋行就在那条临江的大道上,三层高楼,一望就看到。”

哈同合着手掌,对管理员行了印度礼后,便按指点的方向走去。已经走了半天路,又饿又累,感到筋疲力尽的他,仍坚持着步行。走不多远,看到一座大木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使往来南北的人不用摆渡就能直接通过。这是十多年前,一个名叫韦尔斯的英国洋行大班,为了让“信马”不因搭舢板小船渡江而耽误时机,就纠集沙逊、怡和等洋行的大班们,筹资筑造这座中间有活络板的木桥,代替摆渡。可是哈同看到在桥口有工部局警务处派来的华捕看守着,白种洋人可自由通行,华人过桥则要交 3 文制钱的“过桥税”,一年可以收入 20000 两银



子呢。哈同既不是西方白种人模样,此刻又不备制钱,就没有办法过桥。正在焦急之际,桥堍有一家茶叶店设立的码头,备有两只渡船,免费接送过往行人。哈同谦恭地与船主恳商,船主把他当作沦落上海的印度人,就慷慨地答应他上船过江。船到江心,他又发现在韦尔斯桥附近,正在造一座13米宽的新木桥。同船的都在说:这是中国百姓抗议韦尔斯桥向中国人收“过桥税”的结果,工部局就用搜刮来的捐税造成此桥。它建筑在外滩公园附近,定名为“公园桥”。还因为造在“外摆渡”地方,又叫“外摆渡桥”。听说将来中国人在桥上通行时不必付税,可白白“摆渡”过去,所以大家都高兴地用上海话叫它“外白渡桥”。

哈同一登上南岸像发现一个新的天地,顿时目瞪口呆,惊喜交集。那条宽敞而整洁的沿黄浦江筑道的“洋子路”^①上,车来马往,行人不绝。面向黄浦江的一边,矗立起一幢幢巍峨恢宏的建筑物,从北到南排列着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海关、美商旗昌洋行、东洋银行以及法国领事馆等二十多幢。有的富丽堂皇赛似宫殿,有的雄浑幽深像座城堡,海关造成楼阁飞檐的庙宇,洋行多数是石柱高楼的西式巨厦。这一长列哈同在印度孟买、香港、新加坡等地还没见到过的宏伟建筑,象征着一个新兴的城市将在这古老的国家崛起。那些沟通金融和贸易的外国银行和洋行,代表西方强国汇集在上海,使原是一片荒土的海滩,将成为一个繁荣的世界商场。

这伟巍新奇的景象使哈同感到欣慰,刚才还很失望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奋发起来。他充满信心和希望,越过大道,朝沙逊洋行走去。

① 外滩大道最早名“洋子路”。意为供洋人住用的马路。



2. 沙 逊 家 族

老沙逊洋行坐落在怡和洋行与仁记洋行之间。这三家英商洋行，在上海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牟利最多、名声也最响。它们的建筑也都是宽阔高耸，呈现出大英帝国傲岸肃穆的气魄。巨厦前筑起高出人头的白色围墙，门口还有戴大盖帽、穿制服的西捕站岗。除洋人外，去洋行的华人，穿着长袍马褂，瓜皮帽下拖着长长的辫子，都要卑躬屈节地低着头进出。

哈同先站在围墙外，对铜牌上“SASSOON & CO. LTD”的黑色英文字体望了又望。在认定无错之后，才拘谨地走到站岗的西捕身前，用英语问讯：“我从印度来。找……”他知道自己不配求见沙逊，也不知道萨拉是不是在洋行，便用试探的口气提出，“找萨拉先生。他是我亲戚。”

黄发蓝眼的西捕，瞟一眼哈同的一身打扮，目光鄙视地听到“萨拉”这个名字时，毫无表情地微微点头。

哈同真是又高兴又安心，终于找到了萨拉，他对西捕道谢后，脚步轻快地朝里走去。墙内宽敞的庭院种植一排树木，两侧披屋下停着几辆敞篷的“亨斯美”马车和一辆装饰精美的四轮马车。另外还有三匹马，其中一匹就是刚才去吴淞的“信马”。当哈同跨上洋行大楼前的石阶时，只见有十来个穿长袍的中国商人被推出门来。这些人好像还不甘心，说着哈同听不懂的上海话，纷纷向里拱手求告。不过其中有个人提到萨拉的名字，这引起了哈同的注意。他伸颈望去，只见一位穿



着无领灰色衬衣，外罩褐色上装的老犹太人，迈着臃肿的身子，张开双手，拦住那些中国商人，不耐烦地用半中半洋的话叫喊：“今天天热，洋行下午不办公。你们明天早些来吧。”

萨拉是哈同舅父的朋友，曾在少年时代见过，留下印象，虽然多年不见，可是从对方的相貌、神态和声音里，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连忙向正在退出的人堆里挤进去，热情呼唤：“萨拉叔叔！肖洛姆——阿莱汉姆！”^①

哈同带印度口音的希伯来话使那老人吃惊。他揉揉浮肿的眼皮，只见前面站立着一个头发稍髻、瘦削颀长的青年，黝黑的面庞上闪亮一双大眼，高鼻厚唇，露出一排雪白牙齿。这副忠厚相貌使他感到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是谁，也就随口用希伯来语回答，“阿莱汉姆——肖洛姆！你是……”

“我是哈同，是亚伦·哈同小儿子！”

一提起“亚伦”这名字，过去的一切瞬间在萨拉的脑海中泛起。他立刻双手热情地将哈同抱住，还把长着络腮胡子的脸亲热地贴住哈同的面颊，高兴地笑着称赞：“小哈同，你成了大人了！”

这时，有几个穿着笔挺西装的洋人，一边谈笑一边下楼。有的进楼梯左侧的餐室，有的离开洋行。萨拉像不愿被人发现自己有落魄的穷苦亲友，悄悄地将哈同拉到一边，还用自己身子挡住。在礼送那几个洋人走出门口后，他立刻拉住哈同的手，接过那只藤箱，放在椅脚边，两人坐下来交谈。

哈同从长衣内袋摸出那封信，恭敬地双手递上：“这是我舅舅给您的。”

萨拉打开信笺，粗粗看了一下，就惊讶地问：“你去年离开孟买，怎么今天才到上海？”

^① 犹太人见面时常说的问候话，意为“愿你平安”。



老沙逊洋行

巴格达犹太人中的沙逊家族到了大卫这一代，去印度孟买定居，与英国人经商办起沙逊洋行，后来又派儿子阿尔伯特到中国开辟市场。先在香港、广东办洋行。上海开埠后，阿尔伯特和他的弟弟伊利亚于1845年到上海，哥哥在外滩开设的洋行称为“老沙逊”，弟弟在仁记路开设的洋行，叫“新沙逊”。阿尔伯特是英皇的密友，儿子与财主女儿结婚，有财有势。“老沙逊”便成为当时上海最有权威的洋行。



新沙逊洋行



哈同顿时目光哀恻，脸色羞愧地诉说：“我一路上遭到不少灾难。‘南洋船’从孟买快到山打根时候，我染上了热带病。英国船主怕船上有病人不能进港，就把我赶到一个荒岛上……”

“荒岛？这英国佬一定恶鬼附身了！”萨拉惊惶地喊起来，“那岂不是把你赶进地狱吗？”

“我也以为到了末日。可是，上帝保佑穷苦人，岛上有个印度老人，救了我。给我吃住，用草药帮我医好病，还送我到山打根，请个熟人带我乘船到香港。”

“到香港找我？”

“舅舅说你在香港沙逊洋行做事，没想到……”

“我原来在香港跟阿尔伯特·沙逊。后来阿尔伯特到上海沙逊洋行当大班。我留在香港帮他的弟弟沙罗门·沙逊。前几年，阿尔伯特要一个犹太人到上海洋行当管事，就把我叫来了。”

“我在香港没找到你。”哈同沉浸在悲苦的回忆中，“那里沙逊洋行新的职员不知道你，不理睬我。我没有办法，只得提了藤箱到处求生。在尖沙咀当过码头工，在铜锣湾捡过垃圾，有时只能要饭。晚上在坑道里、骑楼下过夜……”说到这里，哈同的声音变得凄怆悲切，“叔叔，我听一位长辈说过：世界上各种疾苦——生病啊，灾难啊，都是难以忍受；可是最难受的是贫穷！那些疾病、灾难一旦消失，就能恢复原来面目，只有贫穷，使人的眼睛黯淡无光，身体衰竭，意志消沉，直到……”

听到老同事的后代受到生活的煎熬，被不幸的遭遇折磨成如此可怜，作为同族人，又是长辈，真感到心痛。他怜惜地抚摩哈同清癯的脸和瘦削的身体，说不出话来。

“我实在熬不下去。难道不死在山打根荒岛，却死在香港？我记得我妈妈常说的一句话：‘做人要做百炼钢！’我从香港沙逊洋行那里打听到，有一只‘天使号’船到上海。我就去恳求。愿意在船上做苦工，免费搭船。上帝在上，那位英国大副真好，知道我找沙逊，一口答应。”